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 最初的地方

凌可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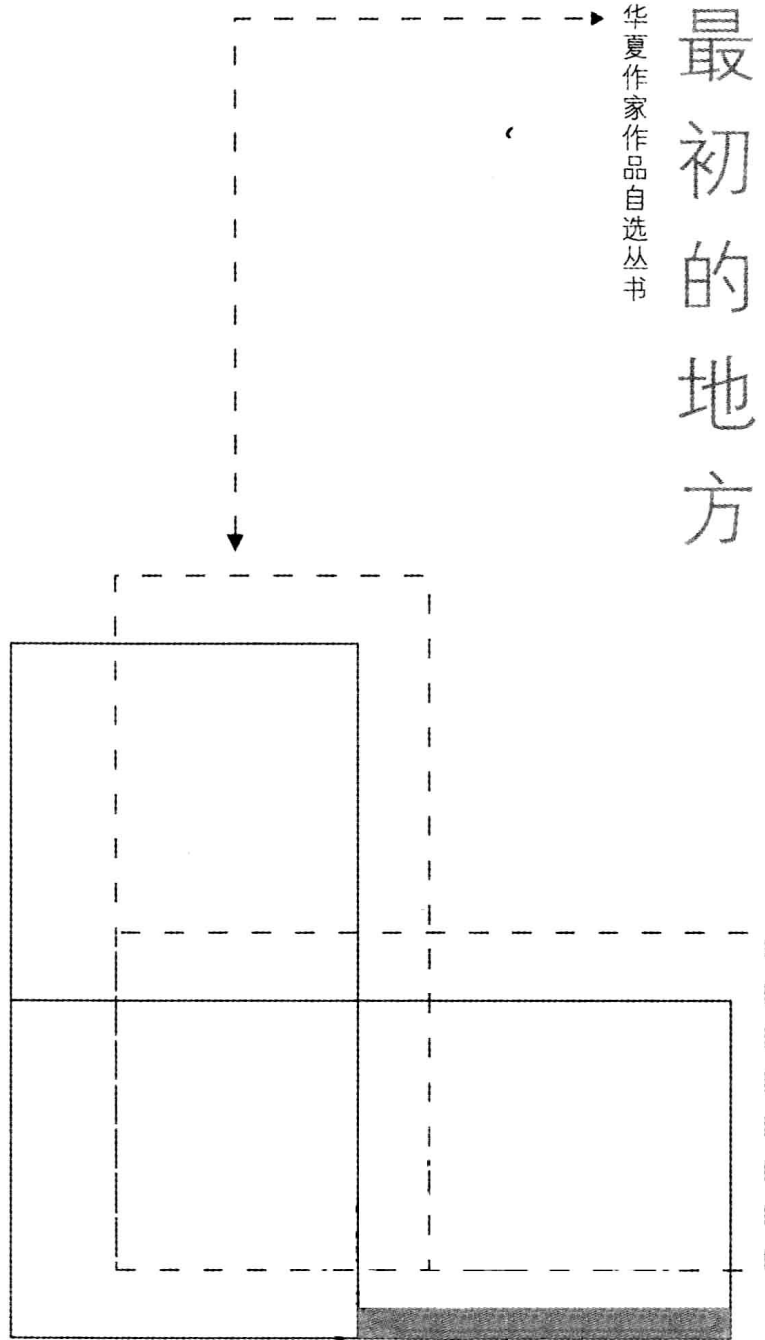


版版  
社社

凌可新◎著

# 最初的地方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初的地方 / 凌可新著.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2010年4月重印)  
(新时期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第1辑. 中篇小说卷)  
ISBN 978-7-5469-0275-3

I. ①最… II. ①凌…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783 号  
-----

## 最初的地方

---

作 者 凌可新  
总 策 划 张新泰  
总 主 编 于文胜  
主 编 王 正  
责任编辑 肖 夫  
封面设计 党 红 万里明  
内文装帧 党 红 毕 然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电 话 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印 张 5.75  
开 本 850mmx1168mm 1/32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75-3  
定 价 28.5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社会转型期的阅读

王正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里,有个美丽的故事:约翰·高尔特是个富翁,财富多得数不过来。有天晚上,他正在大西洋上,驾着游艇和风浪搏斗,他看到在海底深处,亚特兰蒂斯(古希腊的赐福群岛)的灯塔在海底闪光。那种景象人只要看上一眼,就再也不想看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了。约翰·高尔特沉了他的船,和全体航员一起沉了下去,他们全都心甘情愿……说这个故事的,是唯一的生还者。

这无疑构成了一种象征:人生的此岸、彼岸和路径。

价值在先?还是欲望在先?欲望和价值是谁对谁的追寻?

享受物质?还是享受物质给予的快乐?

这些都是人生的元理论。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要有区别它的智慧。当然,区别不是靠智(像太阳一样,谁都知道);而要靠慧(丰富的,会拐弯的心灵)!

沿着这个路径,读者就会走近这十本小说丛书。在红柯那里,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被砸碎了又揉到一起:奇幻、奇诡、奇丽。海阔天空。我们现实中固有的神奇和畅想本质;一种根植于本土深层根系的原创力。这不正是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内核吗?“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的话,真说到节骨眼上了。不要说在大地方,就连南疆闭塞荒远的苇湖边,在卡玛力丁身上,人们不也看得很真切

吗？所以，在遥远的帕米尔，阿希克和江安巴依也发出了呼喊。那是灵魂的歌唱，却都源于大地，极致自然，飘荡如风，充满了质朴、真挚和厚重的人文、诗意、哲理关怀。

在《胭脂红红》里，人们不能不想到亚特兰蒂斯那个美丽的传说。马兰花把方向盘抱得紧紧的。她拒绝从深深的江底浮上来。“狠心”的作者林那北，用她的“决绝”，给了读者一个残酷、凄美的故事，完成了她温柔而又坚如磐石般的坚守！……在《丛书》里，作家们这种社会转型中的人文关怀，给了读者真切的温暖。

除了温暖，我们还看到了郭晓力《无声坠落》的冷峻，和《那个中午》遥远、纵深的历史逼视。主宰世界的大道理，就那么几个。抵达这些大道理的路径，却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中，作家们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一个”！

操练文学，最要紧的是真诚。有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文学技巧是对作家真诚的考验。一句透底到家的话。离开真诚去操练文学，愣要从心灵中往外挤（！）“牙膏”，委屈了心灵也糟蹋了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因为是“自选”作品，他们很在意自己，都能从真诚的地基上，构建他（她）们的文学大厦。但还要往前走，语体和语言张力的营造，就成为最难最难的了。读者翻开王伶的《无花果》和董立勃的《那个中午》，就该体味到作家在这里下过的功夫。董立勃说：“有了好故事，在讲述上，要有自己的调子。这个调子，就是歌的旋律，只不过歌是音符，小说是语言。”文了说，调子，其实就是语言的语体。他又说：“让自己傻一点，笨一点。”套用那种“常规表述”，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作家把自己定位在“读者之下”，你说的话才能走到“读者心中”。有的作家自以为高明，就怕读者不明白，絮絮叨叨在那儿点题，犯傻了！董立勃“傻”得把语言的“张力”留给了读者，成全了他的真聪明。

2009年10月



# 最初的地方



# 目 录



## ●最初的地方

▼  
01

## ●枕边闲话

▼  
66

## ●人 事 儿

▼  
121

# 最初的地方

我非常痛恨一种说法，就是关于我的出生和身世的说法。那种说法照实说是对我人格的无比嘲弄和亵渎。“杂种出好汉”，他们引用了一句不知由哪个王八蛋发明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切，来形容我的身世。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成为了一条“好汉”，那是因为我不是我父亲的种。如果是，那就不应该有“杂种”的说法了。当然我不能容忍他们如此贬损我无比的清白。我不能无动于衷。

可问题是，我的父亲朱世界他老人家已经去世多年了。我的母亲孙红叶也成了一个年老木讷的人，除了会用手擤一擤鼻涕往衣襟上涂抹，冲着任何一个人“嘿嘿”着笑之外，她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我当然替她老人家感到难为情。说到底，这种说法哪里是针对我的，分明是针对她去的么。可她就是这么麻木不仁，就是那么冲着任何一个人“嘿嘿”笑。

我早就知道我母亲的这种人生态度。就是我妹妹朱风韵不来信说，我一样也能够想象出来这些。可是妹妹朱风韵她来信说了。妹妹朱风韵主要还是说了关于我的出生和身世的那种说法。她在一页略显陈旧的纸上冲着我说道，“哥哥，你抽空回来一趟吧。这些日子老家吵弄翻天了。好些人都躲在墙角那么一声一声地说



你。你还没成为名人时说你一二三四的几乎没有。一旦你成了名人，他们就像一群捉不净的虱子，一天到晚地叮你咬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都快承受不住了。我的精神世界都快要像美国的世贸中心的大楼那么垮台倒塌掉了。”她坐在这封信中央哭哭啼啼地向我求援，“你成了名人，我光没跟着你沾多少，母亲也没沾多少。可是我们却得为你承担这么多鼻涕一样的苦难。你要是还有良心，你就不能见死不救，把我们推在火坑里度日如年，你自己却在那里逍遥快活吃香喝辣。”

我是有些年头没回老家了，我是忙得有些顾不得老家里的亲人了，可我并没有忘掉他们。我一直把他们放在我的心里，时常还往回寄个人民币什么的给他们花花，让他们在村里人面前有几分富裕中农般的踌躇满志。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在火坑里度日如年，但我确实没有逍遥快活。如今的名人，有几个是逍遥快活的呢？不过我想，事情恐怕不会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妹妹朱风韵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想把我逼回去，她好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们拎起锋利的小刀，争先恐后地上来宰割我身上的肉，供他们自己进一步享受罢了。

我成了名人，兜儿里有比较丰厚的钱了，谁见了会轻轻地放过我呢？要是我是个又馋又懒的穷人，要是我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名人亲戚，我也会想方设法地从他身上割下几块肉补贴在我自己的身上风光。这也是人之常情么不是？

但我妹妹朱风韵她寻找的这个借口有点儿不太仁义,有点儿似是而非。她是在用她长着冻疮红肿着的破手抽打一个名人的耳光呢!“杂种出好汉”,听听,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狠的骂人的语言吗?我虽不是个妙笔生花的新生代作家,可我也不是个只知举着一把镢头在川地里发死力气的粗莽汉子。

接到妹妹朱风韵的信我独自生了差不多一天的闷气。我真想马上就一步跨回老家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调查清楚了。要真是有人到处造我的谣,那我就用我这一对比较清秀的拳头把他给揍扁了,揍成脑积水,至少也得揍成个脑震荡。要是妹妹朱风韵挖空心思地妄图用这一招来对付我,我也不妨扯着她的耳朵拎她起来在空中转几个来回,把她转得晕头转向,不知东西南北,然后把她往村边的沟壑里一夯,夯她个嘴啃泥。要是我那个不争气惯于吃个软饭什么的妹夫从中使坏,从中渔利,那我就强迫我妹妹和他一刀砍成两段,分道扬了那个镰。

这是我私下的想法。作为一个著名人物,一个与众不同的名人,我相信我会把事情处理得很圆满很美好。

妈妈的,竟然有人在我的背后使绊子,下眼药,打黑石头!

要是轻轻放过去了,以后还不一定这些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见什么是什么的人会再重新编造出什么更加恶毒的东西来污辱我的清白呢!要是这种恶毒的谣



言传到我单位里来，还不给我的精神方面造成十八分严重的损失？

可是由于我的工作始终比较繁重，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回到老家去。我先给妹妹朱风韵写回去一封信。我用我的那台名贵的进口电脑大声说，“妹妹朱风韵，你也是个老大不小的人了，也有三十出头了吧？嫁人都嫁出去七八九年了，还是个光荣的人民小学教师，脑子也没积水，也没有不小心摔了一跤跌成脑震荡，可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村里的那些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心灵肮脏下流卑鄙无耻，唯恐天下不乱，迫切希望天下快快乱成一团，他们好从中渔利的典型小人。你要是相信他们的话，那你把父亲他老人家放在什么地方？把母亲她老人家的人生清白放在什么地方？把你朱风韵自己放在什么地方？你要是不相信，那你就根本不用说什么火坑呀精神垮掉呀什么的来吓唬我。再说我也不是个能被吓倒了的人物。至于你说要我回去处理此事，一时我还走不开。名人么，都是很忙很忙，忙得不可开交的。不管怎么说，你先给我硬着头皮顶着，待我抽空就回去。我就不信几只虱子还能拱翻了一个天。”

信打印好我就马上寄了回去。见到这封信，妹妹朱风韵她会冷静下来的。她以前就不是个笨人王老大，如今大约也不会笨到哪里去。好歹她也是个小学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一名，水平应该不差。所以我寄走信后

就放心了，就安安心心地做我的名人工作了。谁知过了没有几天，妹妹朱风韵她的信就又来了一封。

这一次她的信干脆在陈旧的程度上又弄出些皱皱巴巴的来，像是叫什么给日弄湿了。我放到鼻子上闻了闻，好像是泪水，也好像是洗脸水，或者雨水。但妹妹朱风韵在信中说那是泪水，是她自己眼睛里面流出来的泪水，“哥哥，你看看，我写信时泪水流出来多少了。我写出一封信被泪水湿透了就又换张纸写。换张纸又湿透了再换一张。这已经是第十二张了哥哥。我的眼泪差不多都快要哭光了。听说哭光了眼泪一个人就变成白内障青光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不想让自己变成白内障青光眼什么也看不见，我也不想让马小利跟着我受苦受累重新回到旧社会去。还有马克制。马克制他虽说名叫克制，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前天晚上他还和一个胆敢污辱你清白的人恶狠狠地打了一架，鼻青眼肿地掉了半颗门牙和一把头发。你不能就写一封和小学生课文里面的那样的字的信回来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天高皇帝远是天高皇帝远，可你得亲自出马，平息了这场暴乱，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呀哥哥。……”

妹妹朱风韵信里说的马小利是她的儿子，而马克制则是她的丈夫。记得第一封信中她还没有提到这两个人。这一次她就将他们统统给搬出来了，以此来证明事态的严重性。或者是以此来压制我、强迫我、轮奸我。

总之，她是决心把我给弄回去了。我如果不回去，她肯定是万万不甘心了。我妹妹朱风韵的脾气比较像我，她认准的事情就算有八百头牛齐心协力地往回拉，她也是不会回头的。我的意思是，我差不多已经决定回老家去一趟了。我差不多已经决定亲手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妈妈的，看我怎么回去收拾你们这些捉不尽的虱子！”

我把妹妹朱风韵那封沾满她泪水的信揉成一团废纸，砰的一声打在对面的墙上。我当时还没有把妹妹朱风韵一家人给划进“捉不尽的虱子”的行列，因为我尚未弄清楚妹妹朱风韵的真实用意。当然对妹妹朱风韵一家，我有着一一种亲情在的。我一生就这么一个妹妹。如果父亲朱世界没有去世，并且早早动手运作一番，也许我还可以再有一个妹妹或者弟弟出现。问题是，父亲朱世界他老人家早已辞别人世去了另一个地方。而我的母亲孙红叶，她人老珠黄了，她老年痴呆症了，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男人会看上她，跟她结婚，并且生儿育女。

况且，就算有人肯要她老人家，那她也生不出什么儿女来了。

做出了回家的决定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得已的选择。我是名人，我忙，我没有时间。我一分钟恨不得掰成两瓣用。再说，妹妹朱风韵的话真假还在两可之间。可

这一切都不是我推脱的理由。经过与部门领导的商榷，我把回老家处理此事的时间定在三天之后。也就是说，三天后，我就将踏上回家的行程。

“妈妈的，等着瞧吧！”

## 二

你们知道，我是一家著名的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的知名度在我们这里与中央电视台的赵老师差不多。赵老师一直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我一直在向他看齐，争取做中国的第二个赵老师。赵老师人缘好，脸大心宽，有那么多热心听众热爱着，他写出一本书，立刻就有那么多人花自己兜里的钱排着队伍购买，唯恐不能买到一本回去好好学习。据说一本书他一不小心就赚了上百万块人民币，而且为那么多工人阶级解决了就业问题。要是他不写那本书，肯定会有许多工人下岗回家挨饿去了。不久他又写了一本书，又是一不小心赚了上百万的人民币。哇噻，说到这里，我也有心自己写一部书了。就是赚不上上百万，赚个几十万也是可以的呀！有了几十万，既是名人又是款爷了，两全其美的事情，我干嘛不做？我又不是个傻瓜！

不过赵老师也有他赵老师的苦恼。他写出了两本那么美好的书，给我们种植出了那么丰富多彩的精神



食粮，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无比美好起来，但却总是有一些捉不尽的虱子们喜欢吹毛求疵，到处寻找赵老师的破绽，在报刊杂志上诽谤赵老师，说赵老师如何如何，企图免费吸吮赵老师身上的血液。赵老师一介大名人，自然应该火冒三千五百八十丈了。为防止自己的血液被虱子们一文不花地给吸光了，出来说说心里的话，骂骂人也是人之常情么。可他老人家一骂就不得了，就是反革命了，就没有名人风度了，就如何如何了。

以前我虽说十分热爱赵老师，多少也觉得赵老师有些小题大做了，多少觉得赵老师太爱跟那些小动物们斤斤计较了。可今天，当我在家乡受到无比猛烈的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就无比地理解了赵老师。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人最受冤枉的话，那以前是赵老师一个，如今肯定是两个了。另一个当然是我。是我朱风采。

是的，朱风采是我的名字。是我如雷贯耳的名字。

我之所以要回去处理一下此事，也与赵老师的不幸遭遇有关。赵老师身边有一大群“捉不尽的虱子”，未必我身边就一个没有。万一此事被他们知道了，并且给往报刊杂志上捅出去，说我朱某人不是我爹朱世界的种子，说我母亲孙红叶从童年时代就喜欢红杏出墙，和别的男人们胡搞，那我的脸面往哪儿放？我又没有赵老师那上天入地的本事，玩儿不出那一手绝活儿，到头来，吃亏的还不是我？

跟领导商榷回老家的问题时，我绝对没有提什么